

日本書紀

卷之三

復中天白主
反正天白主

史	號記	號音
一五		
學校	縣中	滋賀



210,35
146
vol7

日本書紀卷第十一

大鷦鷯天皇

仁德天皇

大鷦鷯天皇，天皇譽田，天皇之第四子也。母曰仲姬。智貌容美麗及壯仁寬慈惠。四十一年春二月。

譽田，天皇崩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于大鷦

鷯尊。未即帝位仍諱大鷦鷯尊。夫君天下以治。

萬民者。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上有驩心以使百

姓百姓欣然天下安矣今我也第之且文獻不足何敢繼嗣位登天業乎大王者風姿峻仁孝遠聆以齒且長足爲天下之君其先帝立我爲太子豈有能才乎唯愛之者也亦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之不佞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湏即帝位我則爲臣之助耳大鷦鷯尊對言先皇謂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故預選明德立王爲貳祚

之以嗣授之以民崇其寵章令聞於國我雖不賢豈棄先帝之命轉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羨各相讓之是時額田大仲彥皇子將掌倭屯田及屯倉而謂其屯田司出雲臣之祖游宇宿祢曰是屯田者自本山守地是以今吾將治矣爾之不可掌時游宇宿祢啓于皇太子皇太子謂之曰汝便啓大鷦鷯尊於是游宇宿祢啓大鷦鷯尊曰臣所任屯田者大中彥皇子距不令治

大鷦鷯尊問倭直祖麻呂曰倭屯田者元謂山

守地是如何對言臣之不知唯臣第吾子籠知

也適是時吾子籠遣於韓國而未還爰大鷦鷯

尊謂游宇曰爾躬往於韓國以喫吾子籠其兼

日夜而急往乃差淡路之海八十爲水手爰

游宇徃于韓國即率吾子籠而來之因問倭也

田對言傳聞之於纏向玉城官御宇天皇之世

科太子大足彦尊定倭屯田也是時勅旨凡倭

屯田者每御宇帝皇之屯田也其雖帝皇之守
非御宇者不得掌矣是謂山守地非之也時大
鷦鷯尊遣吾子籠於額田大中彦皇子而令知
狀大中彦皇子更無如何焉乃知其惡而赦之
勿罪然後大山守皇子每恨先帝廢之非立而
重有是怨則謀之曰我殺太子遂登帝位爰大
鷦鷯尊預聞其謀密告太子備兵令守時太子
設兵待之大山守皇子不知其備兵獨領數百

兵士夜半發而行之。會明詣菟道將渡河時。太子服布袍取櫟櫓密接度。子以載大山守皇子而濟。至于河中。訛度子躡船而傾。於是太山守皇子隨河而沒。更淳流之歌曰。知破挪臂苦千施能和多利耳。佐烏刀利耳破挪鷄脕臂苦辭和餓毛胡耳。虛勢然伏兵多起。不得著岸遂沈而死焉。今求其屍。沒於考羅濟時。太子視其屍歌之曰。智破挪臂等于泥能和多利耳。和多利

涅珥多氏屢阿豆。瑳由涿摩由彌伊枳羅牟苦虛虛呂破望閑耐伊斗羅牟苦虛虛呂破望閑耐望苦弊破枳涿鳥於堅臂泥湏惠弊破伊暮鳥於堅比泥伊羅那鷄區曾虛珥於堅臂伽那志鷄區虛虛珥於堅臂伊枳羅儒層區屢阿豆瑳由涿摩由涿乃葬于那羅山。既而興宮室於菟道而居之。猶由讓位於大鷄鷄尊以久不即皇位。爰皇位空之既經三載。時有海人賣鮮魚。

之苞苴獻于菟道宮也太子令海人曰我非天
皇乃返之令進難波大鷦鷯尊亦返以令獻菟
道於是海人之苞苴貿於往還更返之取他鮮
魚而獻焉讓如前日鮮魚亦貿海人苦於屢還
乃棄鮮魚而哭故諺曰有海人耶因已物以泣
其是之緣也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
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時大鷦鷯尊聞太
子薨以驚之從難波馳之到菟道宮爰太子薨

之經三日時大鷦鷯尊標擗叫哭不知所如乃
解髮跨屍以三呼曰我弟皇子乃應時而活自
起以居爰大鷦鷯尊語太子曰悲兮惜兮何所
以歎自逝之若死者有知先帝何謂我乎乃太
子啓兄王曰天命也誰能留焉若有向天皇之
御所具奏兄王聖之且有讓矣然聖王聞我死
以急馳遠路豈得無勞乎乃進同母妹八田皇
女曰雖不足納綠僅死掖庭之數乃旦伏棺而

薨於是大鷦鷯尊素服焉之發哀哭之甚慟仍葬於菟道山上

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己卯大鷦鷯尊即天皇位尊皇后曰皇太后都難波是謂高津宮即官垣室屋弗堊色也桷梁柱楹弗藻飾也茅茨之蓋弗剖齊也此不以私曲之故留耕續之時者也初天皇生日木菟入于產殿明日譽田天皇喚大臣武内宿祢語之曰是阿瑞也大臣對言吉

何

祥也復當晦日臣妻產時鷦鷯入于產屋是亦異焉爰天皇曰今朕之子與大臣之子同日共產兼有瑞是天之表焉以爲取其鳥名各相易名子爲後葉之契也則取鷦鷯名以名太子曰大鷦鷯皇子取木菟名號大臣之子曰木菟宿祢是平群臣之始祖也是年也大歲癸酉二年春三月辛未朔戊寅立磐之媛命爲皇后生大兄去來穗別天皇住吉仲皇子瑞齒別

天皇雄朝津間稚子宿祢天皇又妃曰向髮長
媛生大草香皇子幡棱皇女

四年春二月己未朔甲子詔羣臣曰朕登高臺
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域中以爲百姓既貧而
家無炊者朕聞古聖王之世人誦詠德之音
家家有康哉歌今朕臨億兆於茲三年頌音不
聆炊烟轉蹤即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
之內尚有不給者况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己丑

朔己酉詔曰自今之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息
百姓之苦是日始之繡衣鞋履不幣盡不更爲
也溫飯煖羹不易也削心効志以從事
乎無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
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席是後風
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寬頌德旣
滿炊烟亦繁

七年夏四月辛未朔天皇居臺上而遠望之烟

氣多起是日語皇后曰朕既富矣豈有愁乎皇后對諸何謂富焉天皇曰烟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且言宮垣壞而不得脩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謂富乎天皇曰其天之立君是爲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顧之責身今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秋八月己巳朔丁丑爲大兒去來總別皇子定士生部亦爲皇子

右定葛城部九月諸國悉詣之曰課役並免既經三年因此以官殿朽壞府庫已空今黔首富饒而不拾遺是以里無饑寡家有餘儲若當此時非貢稅調以脩理官室者懼之其獲罪于天乎然猶忍之不聽矣

十年冬十月甫科課役以構造官室於是百姓之不領而杖老携幼運材負簀不問日夜竭力爭作是以未經幾時而官室悉成故於今稱聖

帝也

十一年夏四月戊寅朔甲午詔群臣曰今朕視是國者郊澤曠遠而田圃少之且河水橫逝以流末不駛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船道路亦亟故羣臣共視之決橫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冬十月掘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以入西海因以号其水曰掘江又將防北河之滯以築茨田堤是時有兩處之築而乃壤之難塞時

天皇夢有神誨之曰武藏人強頸河內人茨田連叔子私字此云昔呂母能古二人以祭於河伯必獲塞則覓二人而得之因以禱于河神爰強頸泣悲之沒水而死乃其堤成焉唯叔子取全匏兩箇臨于難塞水乃取兩箇匏投於水中請之曰河神崇之以善爲幣是以今吾來也必欲得我者沉是匏而不合泛則吾知真神親入水中若不得沈匏者自知僞神何徒亡吾身於是飄風忽

起引匏沒水匏轉浪上而不沈則滯滯沉以遠流是以瓠子雖不死而其堤且成也是因瓠子之幹其身非亡耳故時人号其兩處曰強頸斷間瓠子斷間也是歲新羅人朝貢則勞於是役十二年秋七月辛未朔癸酉高麗國貢鐵盾鐵的八月庚子朔己酉饗高麗客於朝是日集群臣及百寮令射高麗所獻之鐵盾的諸人不得通的唯大臣相倅人宿瓠子射鐵的通焉時高麗

客等見之畏其射之勝巧共起以拜朝明日美盾人宿瓠子而賜名曰的戶田宿瓠子同日小泊瀨造祖宿瓠子臣賜名曰賢遺賢遺此云左臣也冬十月掘大溝於山背栗隈縣以潤田是以其百姓每豐年也

十三年秋九月始立茨田屯倉因定春米部冬十月造和珥池是月築橫野堤十四年冬十一月爲橋於猪津即号其處曰

小橋也是歲作大道置於京中自南門直拍之至丹比邑又掘大溝於感政乃引石河水而潤上鈴鹿下鈴鹿上豐浦下豐浦四處效源以墾之得四萬餘頃之田故其處百姓寬饑之無凶年之患

十六年秋七月戊寅朔天皇以官人桑田攷賀媛示近習舍人等曰朕欲愛是婦女苦皇后之妃不能合以經多年何徒棄其盛年乎即歌曰

涿儺曾虛赴於涿能烏苦咩烏多例揶始儺播勢於是播磨國造祖速特獨進之歌曰涿箇始報破利摩波揶摩智以播區娜輸伽之古俱等望阿例揶始儺破務即日以攷賀媛賜速待明日之夕速待詣于攷賀媛之家而攷賀媛不和乃強近惟內時攷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爲君之妻乎於是天皇聞之欲遂速待之志以攷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攷賀媛發病

死于道中故於今有玖賀媛之墓也

十七年新羅不朝貢秋九月遣的臣祖砥田宿
祢小泊瀨造祖賢遺臣而問闕貢之事於是新
羅人懼之乃貢獻調絹一千四百六十五疋及種
種雜物并八十艘

二十二年春正月天皇語皇后曰納八田皇女
將爲妃時皇后不聽爰天皇歌以乞於皇后曰
于磨臂苦能多菟屢虛等太臣于碓由豆流多

由磨免餓務珥奈羅陪毛餓望皇后答歌曰
虛呂望虛曾赴多弊茂豫耆蹉由迺虛烏那羅
陪務耆泐破箇辟古耆呂箇茂天皇又歌曰於
辭氐屢那珥破能瑳耆能那羅弭破奉那羅陪
務苦虛層曾能古破阿利鷄梅皇后答歌曰那
菟務始能璧務始能虛呂望赴多弊耆毛箇區
泐夜儂利破阿珥豫區望阿羅儒天皇又歌曰
阿佐豆磨能避箇能烏瑳箇烏箇多那耆珥泐

致喻區茂能茂多愚譬底序豫枳皇后遂謂不
聽故默之亦不答言

三十年秋九月乙卯朔乙丑皇后遊行紀國到
熊野岬即取其處之御網葉此云箇始築而還於是
日天皇同皇后不在而娶八田皇女納於宮中
時皇后到難波濟聞天皇合八田皇女而大恨
之則其所採御網葉投於海而不著岸故時人
号散葉之海曰葉濟也爰天皇不知皇后忿不

著岸親幸大津待皇后之船而歌曰那珥波譬
苦湏孺赴泥苦羅齊許辭那豆涿曾能赴尼苦
羅齊於朋涿赴泥苦禮時皇后不泊于大津更
引之浙江自山背迴而向倭明日天皇遣舍人
鳥山令還皇后乃歌之曰夜莽之呂珥伊辭鷄
苦利夜恭伊辭鷄之鷄阿餓茂赴免摩珥伊辭
枳阿波牟伽茂皇后不還猶行之至山背河而
歌曰免藝泥赴柳莽之呂餓波烏箇破能朋利

淀餓能朋例磨箇波區莽珥多知璫箇踰屢毛

毛多羅儒柳素麼能紀破於朋耆泐呂箇茂即

越那羅山望葛城歌之曰免藝泥赴椰莽之呂

餓波烏泐椰能朋利和餓能朋例麼阿烏珥湏

辭難羅烏輸疑烏陀氐夜恭苦烏輸疑和餓泐

餓朋見幾辭區珥波箇豆羅紀多伽泐椰和藝弊能

阿多利更還山背興宮室於箇城岡南而居之

冬十月甲申朔遣的臣祖口持臣與皇后一云

口持臣與皇后和珥

臣祖口爰口持臣至箇城官雖謁皇后而點之子臣不荅時口持臣沾雪雨以經日夜伏于皇后殿前而不避於是口持臣之妹國依媛仕于皇后適是時侍皇后之側見其兄沾雨而流涕之歌

曰椰莽辭呂能菟菟紀能泐椰珥茂能莽烏輸和餓齊烏泐例麼那泐多愚摩辭茂時皇后謂

國依媛曰何爾泣之對言今伏庭請謁者妾兄也沾雨不避猶伏將謂是以泣悲耳時皇后謂

之曰告沒兄令速還吾遂不返焉口持則返之

復奏于天皇十一月甲寅朔庚申天皇浮江幸

山背時桑枝江水而流之天皇視桑枝歌之曰

免怒嗟破赴以破能臂謎餓飯明日加珥枳許

嗟怒于羅愚破能紀豫屢麻志枳箇破能區莽

愚莽豫呂明譬喻玖伽茂于羅愚破能紀明日

乘輿詣于筒城宮喚皇后不參見時天皇

歌曰免藝泥赴那摩之呂謎能許夕波茂知于

智辭

於朋泥佐和佑和珥

儻

餓

伊

弊

劑

虛

曾

于

知和多須那餓波曳

難須企

以利

摩

韋

區

例

亦

歌曰免藝泥赴夜莽之

呂謎能許

玖

波

茂

知

于

智辭於朋泥泥士浦能

辭漏多娜

武枳摩箇儒

鷄

麼

虛

曾

辭

羅

儒

等

茂

伊

波

梅

時

皇

后

令

奏

信

陛下納八田

皇女爲妃

其不欲

副

皇女而爲后

遂不奉見乃車駕還官

天皇於是恨皇后大忿

而猶有戀思

日本紀十一

十五

三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丁卯立大兄去來穗

別尊爲皇太子

三十五年夏六月皇后船之媛命薨於筒城宮
三十七年冬十一月甲戌朔乙酉葬皇后於那

羅山

三十八年春正月癸酉朔戊寅立八田皇女爲
皇后秋七月天皇與皇后居高臺而避暑時每
夜自免餓野有聞鹿鳴其聲寥亮而悲之共起

可憐之情及月盡以鹿鳴不聆爰天皇語皇后
曰當是夕而鹿不鳴其何由焉明日猪名縣佐
伯部獻苞苴天皇令膳夫以問曰其苞苴何物
也對言牡鹿也問之何處鹿也曰免餓野時天
皇以爲是苞苴者必其鳴鹿也因謂皇后曰朕
比有懷抱聞鹿聲而慰之今推佐伯部獲鹿之
日夜及山野即當鳴鹿其人雖不知朕之愛以
適逢獮獲猶不得已而有恨故佐伯部不欲近

於皇后乃令有司移卿于安藝渟田。此今渟田
佐伯部之祖也。俗曰昔有一人往免餓宿于野
中時二鹿卧傍將又鷄鳴牡鹿謂牝鹿曰吾令
夜夢之白霜多降之覆吾身是何祥焉牝鹿荅
曰汝之出行必爲人見射而死即以白鹽塗其
身如霜素之應也時宿人心裏異之未及昧爽
有獵人以射牡鹿而殺是以時人諺曰鳴牡鹿
矣隨相夢也

四十年春三月納鷦鳥皇女欲爲妃以隼別皇
子爲媒時隼別皇子密親娶而夕之不復命於
是天皇不知有夫而親臨雌鳥皇女之殿時皇
女織纈女人等歌之曰比佐箇多能阿梅箇儼
麼多謎迺利餓於瑠箇儼麼多波那步佐和氣
能游於湧譬戰泥爰天皇知隼別皇子密婚而
恨之然重皇后之言亦敦于支之義而忍之勿
罪俄而隼別皇子枕皇女之膝以卧乃語之曰

孰捷雋鶴與隼焉曰隼捷也乃皇子曰是我所

先也天皇聞是言更亦起恨時隼別皇子之舍

人等歌曰破夜步佐波阿梅珥能朋利等珥

齒梨伊菟岐餓字倍能婆_{ハシナ}岐寺羅佐泥天皇

聞是歌而敷然大怒之曰朕以私恨不欲失親

忍之也何豐矣私事將及于社稷則欲殺隼別

皇子時皇子寧雌鳥皇女欲納伊勢神宮而馳

於是天皇聞隼別皇子逃走即遣吉備品遲部

雄鯛

播磨佐伯直阿俄能胡曰追之所逮即殺

爰皇后奏言雌鳥皇女寔當重罪然其殺之曰

不欲露皇女身乃因勅雄鯛等莫取皇女所賣

之足玉手玉雄鯛等追之至菟田迫於素耳山

時叢草中僅得免急走而越山於是皇子歌曰

破始多底能佐餓始枳那摩茂和藝毛古等赴

駄利古喻例麼那湏武志呂箇歲爰雄鯛等知
免以急追及于伊勢蔵代野而綏之時雄鯛等

探皇女之玉，自裳中得之，乃以二王屍埋于廬
杵河邊而復命。皇后令問雄鯛等曰：見皇女之
玉乎？對言不見也。是歲當新嘗之月，以宴會日，
賜酒於内外命婦等。於是近江山君稚守山妻
與采女鑿坂媛二女之手有纏良珠。皇后見其
珠既似雌鳥皇女之珠，則疑之。命有司問其玉。
所得之由，對言佐伯直阿俄能胡之妻王也。仍
推鞫阿俄能胡對曰：誅皇女之日，探而取之。即

將殺阿俄能胡，於是阿俄能胡乃獻已之私地，
請免死。故納其地，赦死罪，是以号其地曰玉代。
四十一年春三月，遣紀角宿祿於百濟始分國
郡壘場，具錄卿土所出。是時百濟王之孫酒君
无禮。由是紀角宿祿訶責百濟王。百濟王懼之，
以鐵鎖縛酒君附襲津彥而進上爰。酒君來則
逃匿于石川錦織首許呂斯之家。則歎之曰天
皇旣赦臣罪，故寄汝而活焉。久之天皇遂赦其

罪

四十三年秋九月庚子朔依網也倉阿弭古捕
異鳥獻於天皇曰臣每張網捕鳥未曾得是鳥
之類故奇而獻之天皇召酒君示鳥曰是何鳥
矣酒君對言此鳥類多在百濟得馴而能從人
亦捷飛之掠諸鳥百濟俗号此鳥曰恨知是今
韋鷺著其足以小鎗著其尾居腋上獻于天皇
也乃授酒君令養馴未幾時而得馴酒君則以
韋縕著其足

是日辛酉舌鳥野而遊獵時雌雉多起乃放鷹
令捕忽獲數于雉是月甫定鷹甘部故時人号
其養鷹之處曰鷹耳邑也

五十年春三月壬辰朔丙申河内人奏言於茨
田堤鷹產之即日遣使令視曰既實也天皇於
是歌以問武内宿祢曰多莽莽破屢宇能知阿
曾讐虛曾破豫能寺保臂寺讐虛曾波區珥能
那餓臂等阿耆豆辯莽那莽等能區珥珥箇利

古武等讐波企箇輸揶武內宿祢荅歌曰夜輸
涿始之和我於朋枳涿波于陪讐于陪讐和例
烏斗波輸讐阿企菟辯摩挪莽等能俱珥珥箇
利古武等和例破枳箇儒

五十三年新羅不朝貢夏五月遣上毛野君祖
竹葉瀨サヲ令問其闕貢是道路之間獲白鹿乃還
之獻于天皇更改日而行俄且重遣竹葉瀨之
弟田道則詔之曰若新羅距者舉兵擊之仍授

精兵新羅起兵而距之爰新羅人日日挑戰田
道固塞而不不出時新羅軍卒一人有放于營外
則掠擄之因問消息對曰有強力者曰百騎輕
捷猛幹每爲軍右前鋒故伺之擊左則敗也時
新羅空左備右於是田道連精騎擊其左新羅
軍潰之因縱兵乘之殺數百人即虜四邑之人
民以歸焉

五十五年蝦夷叛之遣田道令擊則爲蝦夷所

敗以死于伊寺水門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
纏與其妻乃抱手纏而縊死時人聞之流涕矣
是後蝦夷亦襲之略人民因以掘田道墓則有
大蛇發瞋目自墓出以啄蝦夷悉被蛇毒而多
死亡唯一二人得免耳故時人云田道雖既亡
遂報讐何死人之無知耶

五十八年夏五月當荒陵松林之南道忽生兩
歷木挾路而未合冬十月吳國高麗國並朝貢

六十年冬十月差白鳥陵守等死役丁時天皇
臨于役所爰陵守目杵忽化白鹿以走於是天
皇詔之曰是陵自本空故欲除其陵守而甫差
役丁今視是恠者甚懼之無勤陵守者則且授
土師連等

六十二年夏五月遠江國司表上言有大樹自
大井河流之渟于河曲其大十圍本一以末兩
睡遣倭直吾子籠令造船而自南海運之將來

于難波津以充御船也是歲額田大中彥皇子
獵于鬪鷄時皇子自山上望之瞻野中有物其
形如廬仍遣使者令視還來之曰窟也因與鬪
鷄稻置大山主問之曰有其野中者何窟矣啓
之曰冰室也皇子曰其藏如何亦奚用焉曰掘
上丈餘以草蓋其上敷數幕荻取冰以置其上
既經夏月而不泮其由之即當熟月漬水酒以
用也皇子則將來其冰獻于御所天皇歡之自

是以後每當季冬必藏冰至春分始散冰也
六十五年飛驒國有一人曰宿儻其爲人壹體
有兩面面各相背頑合無隙各有手足其有膝
而無臍蹠力多以輕捷左右佩劍四手並用弓
矢是以不隨皇命掠略人民爲樂於是遣和珥
臣祖難波根子武振熊而誅之

六十七年冬十月庚辰朔甲申辛酉內石築原
以定陵地丁酉始築陵是日有鹿忽起野中走

之入役氏之中而仆死時異其忽死以探其瘞即百舌鳥自耳出之飛去因視耳中悉咤割剥故號其處曰百舌鳥耳原者其是之緣也是歲於吉備中國川鴨河旅有大亂令苦人時路人觸其處而行必被其毒以多死亡於是笠臣祖縣守爲人勇悍而強力臨汎淵以三全斬投水曰汝屢吐毒令苦路人余殺汝虬汝沉是瓠則余避之不能沈者仍斬汝身時水虬化鹿以引

入瓠不沈即舉劍入水斬虬更求虬之黨類乃諸虬族滿淵底之岫穴悉斬之河水變血故号其水曰縣守淵也當此時妖氣稍動牧者一二始起於是天皇夙興夜寐輕賦薄斂以寬民崩布德施惠心振困窮吊死問疾以養孤孀是以前政令流行天下太平二十餘年無事矣八十七年春正月戊子朔癸卯天皇崩冬十月癸未朔己丑葬于百舌鳥野陵

日本書紀卷第十一 吉終

日本書紀卷第十二

去來穗別天皇

履中天皇

瑞齒別天皇

反正天皇

去來穗別天皇

履中天皇

去來穗別天皇

大鷦鷯

天皇

日磐之媛命

葛城

襲津彥女也

大鷦鷯天皇

三

十一年春正月立爲皇太子

十五年

皇太子

自

八十七年春正月大鷦鷯天皇崩，皇太子自諒

間出之未即尊位之間以羽畑矢代宿祢之女
黑媛欲爲妃納采既訖遣住吉仲皇子而告吉
日時仲皇子冒太子名以姦黑媛是夜仲皇子
忘手銓於黑媛之家而歸焉明日之夜太子不
知仲皇子自斬而到之乃入室開帳居於玉床
時床頭有銓音太子異之問黑媛曰何銓也對
曰昨夜之非太子所賣銓乎何更問妾太子自

知仲皇子冒名以姦黑媛則默之避也爰仲皇
子畏有事將殺太子密興兵圍太子宮時平群
木免宿祢物部大前宿祢漢直祖阿知使主三
人啓於太子太子不信一云太子醉以不起故三人技太
子令乘馬而逃之云大前宿祢太子而乘馬仲皇子不知
太子不在而焚太子宮通夜火不滅太子到河
內國墳生坂而醒之顧望難波見火光而大驚
則急馳之自大坂向倭至于飛鳥山遇少女於

山口問之曰此山有人乎對曰執兵者多滿山
中宜迴自當摩怪踰之太子於是^以爲聆少安
言而得免難則歌之曰於朋佐箇珥阿布夜烏
等謠烏泐知度沛麼哆駄珥破能邏孺哆崎摩
知烏能流則更還之發當聯兵令從身自龍田
山踰之時有數十人執兵追來者太子遠望之
曰其彼來者誰人也何步行急之若賊人乎因
隱山中而待之近則遣一人問曰晷人且何處

往矣對曰淡路野嶋之海人也阿曇連濱子云
阿曇連里友爲仲皇子令追太子於是出伏兵圍之
悉捕得當是時倭直吾子籠素好仲皇子預知
其謀密聚精兵數百於攬食栗林爲仲皇子將
拒太子時太子不知兵塞而出山行數里兵衆
多塞不得進行乃遣使者問曰誰人也對曰倭
直吾子籠也便還問使者曰誰使焉曰皇太子
之使時吾子籠憚其軍衆多在乃謂使者曰傳

聞皇太子有非常之事將助以備兵待之然太

日本卷第十五

三

子疑其心欲殺則吾子籠愕之獻已妹日之媛
仍請赦死罪乃免之其倭直等貢采女蓋始于此時歟太子便居於石上振神宮於是瑞齒別
皇子知太子不在尋之追詣然太子疑弟王之
心而不噬時瑞齒別皇子令謁曰僕無黑心唯
愁太子不在而參起耳爰太子傳告弟王曰我
畏仲皇子之遂獨避至於此何且非疑汝耶其

仲皇子在之獨猶爲我病遂欲除故汝寔勿黒
心更返難波而殺仲皇子然後乃見焉瑞齒別
皇子啓太子曰大人何憂之甚也今仲皇子無
道群臣及百姓共惡惡之復其門下人皆歎爲
賊獨居之無與誰議臣雖知其逆未受太子命
之故獨慷慨之耳今既被命豈難於殺仲皇子
乎唯獨懼之旣殺仲皇子猶且疑臣歟莫見得
忠直者欲明臣之不歟太子則副木菟宿祢而

遣焉爰瑞齒別皇子歎之曰今太子與仲皇子
並兄也誰從矣誰非矣然亡無道就有道其誰
疑我則詣于難波伺仲皇子之消息仲皇子思
太子已逃亡而無備時有近習隼人曰刺領巾
瑞齒別皇子嘵喚刺領巾而訛之曰爲我殺皇
子吾必報汝乃脫錦衣禪與之刺領巾恃其
訛言獨執扇以伺仲皇子入廁而刺殺即隸于
瑞齒別皇子於是木菟宿祢啓於瑞齒別皇子

曰刺領巾爲人殺已君其爲我雖有大功於已
君無慈之甚矣豈得生乎乃殺刺領巾即日向
倭也夜半臻於石上而復命於是嘵弟王以敷
寵仍賜村合也倉是日捉阿曇連濱子

元年春二月壬午朔皇太子即位於磐余稚櫻
宮夏四月辛巳朔丁酉召阿曇連濱子詔之曰
汝與仲皇子共謀逆將傾國家罪當于死然垂
大恩而免死科墨即曰黥之因此時人曰阿曇

自亦免從濱守野鳴海人等之罪役於倭蔣代
屯倉秋七月己酉朔壬子立葦田宿祢之女黑
媛爲皇妃妃磐坂市邊押羽皇子御馬皇子青
海皇女一日飯豐皇女次妃惣棱皇女生中襍皇女是
年也太歲庚子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己酉立瑞齒別皇子爲儲
君冬十月都於磐余當是時平羣才菟宿祢蘿
賀滿智宿祢物部伊昔佛大連圓圓此云豆夫羅大使

主共執國事十一月作磐余池

三年冬十一月丙寅朔辛未天皇泛兩枝船于
盤余市磯池與皇妃各分乘而遊宴膳臣余磯
獻酒時櫻花落于御盞天皇異之則召物部長
真膽連詔之曰是花也非時而來其何處之花
矣汝自可求於是長真膽連獨尋花獲于櫛上
室山而獻之天皇歡其希有即爲官名故謂磐
余稚櫻宮其此之緣也是日改長真膽連之本

姓曰稚櫻部造又号膳臣余磯曰稚櫻部臣
四年秋八月辛卯朔戊戌始之於諸國置國史
記言事達四方志冬十月墮石上溝

五年春三月戊午朔於篠紫所居三神見于宮
中言何奪我民矣吾今慚汝於是禱而不祠秋
九月乙酉朔壬寅天皇狩于淡路鳴是日河內
飼部等從駕執轡先是飼部之縣皆未差時居
嶋伊祓諾神託祝曰不堪血鳬矣因以卜之兆

云惡飼部等縣之氣故自是後頗絕以不縣飼
部而止之矣郊有如風之聲呼於太虛曰劍刀
太子王也亦呼之曰鳴來羽田之汝妹者冉
狹丹葬立往汝妹此云亦曰狹名來羽_{蒋津}之
命羽狹丹葬立往也俄而使者忽來曰皇妃薨
天皇大驚之便命駕而歸焉丙午日淡路至冬
十月甲寅朔甲子葬皇妃既而天皇悔之不治
神崇而亡皇妃更求其咎或者曰車持君行於

筑紫國而悉授車持部兼取充神者必是罪矣
天皇則喚車持君以推問之事既實焉因以數
之曰爾雖車持君縱檢挾天子之百姓罪一也
既分寄于神祇車持部兼奪取之罪二也則負
惡解除善解除而出於長者職令祓禊旣而詔
之日自今以後不得掌筑紫之車持部乃悉收
以更分之奉於三神

六年春正月癸未朔戊子立草薺幡祓，皇女爲

皇后辛卯始建藏艤，因定藏部。二月癸丑朔，喚
鯛魚磯別玉之女大姬、卽姬、高鷦、卽姬納於右
宮，並爲嬪。於是二嬪恒歎之曰：悲哉吾兄王何
處去耶！天皇聞其歎而問之曰：汝何歎息也？對
曰：妾兄驚往王爲人強力，輕捷。由是獨馳越八
尋屋而遊行。旣經多日，不得面言，故歎耳。天皇
悅其強力，以喚之不參來亦重使而召，猶不參
來。恒居於住吉邑，自是以後廢以不求，是謾也。

國造阿波國脚叶別九二族之始祖也三月壬

午朔丙申天皇王體不念水土不調崩于稚櫻

官時年七十冬十月己酉朔壬午葬百舌鳥耳原陵

瑞齒別天皇

反正天皇

瑞齒別天皇去來穗別天皇同母弟也去來穗
別天皇二年立爲立爲皇太子天皇初生于淡
路宮生而齒如一骨容姿美麗於是又有井日瑞
井則汲之洗太子時多蓮花落有于井中因爲

太子名也多蓮花者今兎杖花也故稱謂多蓮
比瑞齒別天皇

六年春三月去來穗別天皇崩

元年春正月丁丑朔戊寅儲君即天皇位秋八
月甲辰朔己酉立太宅臣祖木事之女津野媛
爲皇夫人生香火姬皇女圓皇女又納夫人第
第媛生財皇女與高部皇子冬十月都於河內
丹比是謂柴籬宮當是時風雨順時五穀成熟

人民富饒天下太平是年也太歲丙午

六年春正月甲申朔丙午天皇崩于正寢

為皇太子入至香火殿皇太子之御天皇大父

日本書紀卷第十二字百終未碑文大範體

示染春五日丁丑晦以寅封景明天皇幼殊

不至三日去來縣限天皇足體

出徵西限天皇

太子名出參拜有天子御天子御天子御天子

